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

官中聚書抄書為韻

事至著書不少概見

案簿產契筆親墨

光埋沒歲盡公得休
神鶴理琴句已迺
持世鍾公謂學問
清合則爰美迪
一

吉鈔里潛移日取古
苦龍行牙三接折
條系寸積尺累編輯
免彈梨孝愛痛如

稽首極之道宣道人
之釋善云救世道人
心志不執也則向觀
若此而我

公祖鴻遠公時如菴日

纂公孫為之著焉至初

步自司庫時糶糶目

滿積警步年披生次步

自守攜李時煙雨對
樓臺處處遊
抵而三
則乎五城之
名錯若
也越
絲華
秦其風

似落滿公至嚴禁溺
女調婢與婦女之
倡優演戲四噍既
氏用浣滌以承麻

歲延奇荒公信憐然
凡通糶牙糶算戶莫
以結粟糜備隱業挽
斃埋樁以及捕蝗種

勅多蠶麤麥眾種秫
者取取肉因金生粟元
懲誠毒毒而賜稍慈
輒毒屠步禱所夕

靡字而其香告天之
隙退公假寐之解蒐
射不廢招徠為親善
與遊人之之據以喜刻

不批手而為越更為之禮
救多方以孫集之成若
自謬生之心直讀也乎
以尚與東郊保馨

禮南國教帶之極並
傳不朽者多治處佳更
而卒讀是用敬淺字
從簡更之之讀與讀公止

著望或擬諸沈苑
林柳公著此猶非特
此而已也

治通家弟神彪信

形之相撲

昨非菴日纂三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

張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

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石探虛用按諸邑田稅
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
口給券俾輸元佑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
一保皆坐不得糴濟困因以禁奸奏爲永制
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餒色

倪若木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鳩鵲及諸水禽。若木諫曰：方今九埜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以魚肉，間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子女克於後庭，珍奇盈於內府，此外又何求哉？帝手

詔答之

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
爲甚德秀遂與畱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
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
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
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

魯永清守成都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
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飯未嘗再炊

有魯不解擔之謠

陶承學守掖州。民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
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面諭曰。聞子鄉
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
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卽伸其羸。與有幾。及今
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
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
者十九。訟殺人。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

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卽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禳。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士夫無敢以私請幣物。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

安用拒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
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也必不受奚餽也
當三殿舊採木使者來以徽多木商將以巨
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則治席郊迎盛慰勞
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者販木於
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
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卽數木以賦胡問徽
也今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承學卽以

廬羨具直。烏夷掇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徭。承學以僱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傷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

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
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爲善士

許逵爲樂陵令賊劉七等廳起圻甸逵使民各
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
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
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
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
近樂陵城

上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開誠釐弊政
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來言詔曰
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
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
涕語之我忍攜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
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

寇瑛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
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瑛對

日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蔣瑤守揚州武宗南巡淮守薛贊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爲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舫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守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蔣曰止有四個大戶共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

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曰。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

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箚。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請以鯨膠克拆。孫曰。弩。

卷之三集
六
椿箭斡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
以土產代之恐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爲
至言

程垓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晚種
不入民無卒歲具垓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
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水中
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劉重威爲韶州守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備兵

僉事王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稔地利
夜於空僻處踰墻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
南門以出守城兵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
民兵僉事莫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
而泣曰下覲脫罪上莫完名使我殺人以媚
人可乎遂力爲昭雪次日解綬歸適直指按
詔亟留之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
死僉事落職歸

許元知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溝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楊文仲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修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燃一燈足矣勸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馳歸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萬

聞告許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蒞事二三月庭無畱牘吏胥皆令業屨門不設禁有事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畧加扑戒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值俾可他理又省事

節費奸弊肅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楊崇爲廣西桂林郡丞清戎至陽朔顧縣治殿
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
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鬻寇至莫渡
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
而去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
水力不及一委募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

并納粟米稗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稗
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
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
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
天下焉。

許仲宣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
征江南軍中之須。曹武惠公倉卒有索。皆隨。
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動。

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詠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脩貢。仲宣

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潘好禮舉明經高第雅負風節開元初爲邠王府司馬王農月出獵好禮乃臥馬下諫曰禾稼盈野王安得非時暴民田請先踐殺司馬王慚而退

元呂思誠嘗行田至劉智社民李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折

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

唐代宗時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勸置須謀經久船塲旣興執事

者非一須有餘剩造力養活衆人私用不寒
則官物牢固乃于楊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
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贖凡五十餘年船
塲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
侍御者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十
家卽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
有黃巢之亂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
于大度之君子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陳臨守蒼梧。民有遺腹子。爲其父報怨。捕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

簡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

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

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晉江道爲令。深山中有人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諭。旬月之間。襁負而至。道嘗曰。悖逆之民。可以恩結。無知之衆。可以理論。况百姓好治而懼亂。喜安而惡危。苟免饑寒。疇思兵刃。乃朝廷旣煩其賦。賤郡邑復益其徵。求不得已而劫奪以謀生。是求活也。非求亂也。當事者欲

盡舉而殺之。匪特有傷仁愛。彼又誰甘斂手。以就斃哉。

事無大小。悉當留心。丙吉邊吏姓名。陶穀江南圖會。尹鐸銅柱棘垣。士行竹頭木屑。李廸之方寸小冊。楚材之遺書大黃。曹瑋識元昊於馬市。允則寄望樓於浮屠。錢塘可灌。黠虜可用。拔粟縣中。量綠江上。先人之智。任事之忠。皆從暇豫中。養其一旦之用。悠悠而任。憤憤

以決君子取之矣。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慎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慎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

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杳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騙。適足增豁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

獨與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真臘國有石塔二座。民人爭訟不決。卽令各坐一塔中。理屈者頭痛身熱。不耐而出。其理直者安處如故。佛樓沙國有青玉佛鉢。受三斗。貧人以沙花投中。卽滿。富人以多花。正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我中國無此二種物。所恃宰官心胸靈妙。公溥恃爲炤曲直之情。平貧富之施耳。而士大夫持心。往往不然。將此世界

何所持也。

石星與宋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羨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

都御史高明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祇收稅數
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嘗稅
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嘗稅猶按舊籍民何
以堪

黃紱巡撫延綏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
下體大慚俯首歎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
一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
邊健兒素貧苦又素忠樸聞公慚歎人人感

泣願出死力。

王曠爲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家貲巨萬善交權貴里人毋敢忤視嘗與方士赤胜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剝骨成粉以爲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娩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他所陰購而餌者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

李師道請以私財贖魏徵故第白居易上言事
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請勅
有司以官錢贖還賜其後嗣

張潮當嘉靖初南郊創造園丘都御史汪鉉請
槩遷禁垣外塚墓上不忍盡遷限一里內
而止潮亟上疏曰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
也今垣南一里之內墳塚不下千萬餘區倘
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執政者

議謂褻穢園丘匪宜。潮曰：在園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卽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旨罷遷。至道元年，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見京師繁盛，自謂太平。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城都外不數里，饑寒死者甚衆。願陛下觀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詹體仁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兩

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陳麟知閩縣。有勢家欲徙人墓。部使者屬麟不從。使者怒。後索翠羽。他邑惟命。獨閩無有也。使者愈怒。問汝何恃敢爾。曰。惟潔已自守耳。時與黃琮翁谷稱閩中三循吏。

國初楊士奇。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閒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荅。一日蚤朝回。欣然喜動顏色。夫

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王少國
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蚤見上聰
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徐盈爲嘉興守。時嘗熟滸白茅。港當事者檄發
郡丁數萬。盈曰。白茅水患於吾郡。差緩。驅吾
民遠役。何忍耶。移文助費。不就徵發。巡鹽御
史行郡。鞭撻亭憲。勒報鹽丁里胥。乘機虐民。
民大擾。盈爭之。御史曰。此有例。盈曰。例自公。

作亦自公止。豈國憲耶。獲止。

唐嶺南節度使缺。憲宗問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度以孔戣對。卽拜戣。甫下車。奏免歲逋十八萬緡。米十萬斛。悉裁屬吏之剝民者。歷十五載。召還。垂囊如故。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嘗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民有逋稅不償者。軾呼至詢之。

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作艸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述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有闡寺聞名國之不祥。豎刁聞齊而齊亂。伊戾聞宋而宋危之語。

味談及公等一語舉止何等光明

程文簡公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日支等
爲姦殺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爲合而沒其
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
困民也議者莫能奪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
不足諷諸路進羨餘密州郭奉世進萬緡昌
薦諸朝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
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

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
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
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良不可長。士論
譏之。

宋杜衍知乾州。未替。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
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
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許應達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

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
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
耳僕歎曰阿爺囊中不著一錢好將眼淚包
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魏文侯時李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
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源林麓之饒下無
谿壑牛馬之息而入多于前是苦吾百姓也
遂執而免之

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
爲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
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誓曰後世淺無至足
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

召中丞獻可病温公日問疾公所言皆天下國
家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
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
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公復張目曰天

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溫公病中與呂申公
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
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比日以來。物論
頗譏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評。則入
彼朋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
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兩公謀
國真死而後已者乎。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

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溫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以爲嘗。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

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爲政術業。則曉然明其
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
民命國政。人才皆自一問荅之間。得之真宰
相之度。

歐陽文忠語張芸叟云。吾昔官夷陵。彼非人境
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
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
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荒遠褊小。尚

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也。當時一言之報耳。

王梅溪守臬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

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陳堯佐知開封府。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所至。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

凡五夜無一犯法者。

蜀張雲立朝謇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群狗。紹興間。李諡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

上之趨嚮如此

長泰縣學舊取陂塘錢穀以廩士一塘無慮三千緡其所入雖微而並緣科擾何啻十倍方禾日陂塘灌溉之所不可秤民戶之錢學校道之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白於文公以廢寺租入畧相當代其輸人甚德之

王濟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之急一羽至直數百

錢濟論民取鵞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芴郡悉加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爲里豪輸課而專其利濟悉取之引水以溉民田自是無亢旱之患

汪待舉守處州日部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酒渴索漿不得乃取其花瓶水飲之次蚤啓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舍中所_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

乃白

齊之鸞爲陝西僉事。經潼關。目擊晚禾無遺。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獲。喜而問之。荅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麵。饑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螿口澁腹。嘔逆移日。遂將小民困苦情狀。并取蓬子。封題齋獻焉。

李秉總督邊備。時北敵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

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敵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爲敵人耶？專擅之咎，吾自任之。

閔世翔爲安福令。邑人御史劉臺嘗糾江陵削籍江陵。啣之。授意巡按文致他事。謫戍繫追賊臺赤貧不能輸。公至歎曰：殺直臣。媚時相。可乎？力護持之。召臺怨家以贓反坐。一日與

同官他令各言治狀。公言一務寬和他令曰。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矣。若吾邑民俗刁頑。有一人撻落其指。不肯招實。安得不嚴治。公曰。如此不亦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乎。他令愠訕已。陰揭郡守不爲動。

林之奇補校書郎。會朝廷策士。欲叅用王安石。三經之奇力言安石。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衍清談罪深桀紂。安石實似之。安可復。

用其言耶。

曹彥約知嘗德。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京國苞苴。公行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帝深然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王罕知潭。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妻某無子。夫死。妾有一子。遂逐婦而據。

一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卽愈。郡稱神明。

劉忠肅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徒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劉林州棲楚爲京兆。號令嚴明。人不敢犯。先是

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
法劉公皆窮治之甚至有匿軍人名目自稱
百姓者當時人人似頭上各有劉尹不敢爲
非然公與屬吏言未嘗傷氣不叱責一官嘗
謂府縣寮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
景任意遊賞勿致拘束其又豁達如此

樂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
出道上邀犬豕食之市里驚奔以爲神蕭信

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三日復出爲惠。民追公不可返。得其衣履爲位設而拜之。蛇復不敢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石。就其旁立公祠祀之。

陳鋼爲黔陽令。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鋼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醎拓廣其路。丈許。外繚以索。行者不害。嘗行道過他縣。

境道有。小兒黏雀爲婚。問知劍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

李君奭爲醴泉令。爲政得人和。上按獵城西。

漸入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村佛祠設齋。

上問之。父老曰。醴泉縣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爾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於御展上大書君奭名。

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

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直可。中外莫測。後始聞其事。

段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約曰：俟業主至當歸之。逃民間而還者甚多。歸其田廬使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爲樂土。

許荆爲桂陽太守。行春到耒陽縣。有蔣均者。兄

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彬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德政，吾曹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閒田。後爲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餘。

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明。且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歎服之。

張詠守成都時。城中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訪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

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絕城夜遁。詠差衙較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訕訕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吳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輸于郡庫。官敲兌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悌曰：已有郡守睨視。曰尚無悌。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召爲御史。夏公當國。

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褰裳而觀者。悌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乎？」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

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也。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退郡。令左右誣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此外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

犯武都笑不責

榮昆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昆繩以法。無所寬貸。昆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昆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篆。遂持銀入。

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
且慙而寢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
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
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
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於
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栽田
用其人曰恐不可口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
然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秣馬歇
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糶墻
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不向問
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
必隣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
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
此孰肯爲盜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瘠時清軍伍一州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告解長且萬二千人矣。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事得寢。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內旁舍中諸闔牌校奴鞭撻州縣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

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諸閭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

滕元發知鄆州。歲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

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
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 上遣工部郎

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
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

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遠道不遠未有捨此
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嘗思有恩
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旣不能

免則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騷擾
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兗州府單縣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
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婦遂誣服自是
久不雨許襄毅公進時宦山東曰獄其有冤
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
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
也焉有自餉于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

飲食所繇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
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
疑無不立死者婦寃遂白卽日大雨如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時教士卒習戰
人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
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
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
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

和議益決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箠殼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駭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徐有功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更相約曰犯徐叅
軍杖者衆必共斥之武后朝周興來俊臣輩
輒以周內窮詆受責朝野莫敢正言獨有功
數犯顏諫諍守正持平歷剖冤獄保全多人
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
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
諸人嘗不死耶安步去后詰而責之曰公比
斷獄多失出何耶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凡三坐大辟終不
挫折將死晏然至市臨刑得免

李文節燕居錄云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莊
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
事安靜爲福曹參遵何約束慎毋擾獄市絳
灌諸公每事輒曰毋動爲大耳呂蒙正言今
上封事議制置者每多惟在清靜以鎮之李
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

一切報罷。以此報國。此真老成之見。

裴晉公爲相。大臣中有與公貧交。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者。怪公不以輔相許。公聞之笑曰。靈芝。珊瑚。皆希世之寶。用於廣廈。須杞梓。樟楠。廬山瀑布。狀如天漢。若以溉良田。激礧磴。功不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章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於畏法。剝割多疑。前十八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

數千里官不過數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奸詐。畫地爲獄。人不敢入。以楮染衣。人不敢犯。雖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濟。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才非王佐。安敢許人。此真通達世故之言。

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求其死也。乃吏以

察察博名。吹毫求疵。深文巧詆。令必不得反。而一等脩潔之士。又明見其無辜。多遠嫌。自避以。小民身家性命全。我好脩之名。卽按臣察大奸猾。苟無則已。非必欲克罪罟也。乃羅織僞備。文致曖昧。令元兇賄脫。而愚民受誣。雖破產捐軀。莫能自白。彼平原自無者。何人乎。

河北自五代末。卽算田。鑄呂夷簡歎曰。王道本

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征。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

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

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驟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我輩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卽稍

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
頑。先當平已之忿。嘗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
刑以求洩已之忿。嗟嗟傷彼父母之遺體。而
泄吾一時之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宋兩宮遠狩。洪皓奉使大金。黏罕迫與副使官
偽齊皓詞嚴不屈。流遞遞冷山。距虜二千餘
里。苦寒。四月艸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
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二子。或二年

不給衣食。盛夏猶衣獮布。採薪他山。嘗久雪
薪盡。至乞馬矢煨麩而食。所著詩文皆憂國
語也。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
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
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正詞曰。兵
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
不止者。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
不能殺汝耶。公曰。自今當死。顧大國無受殺。

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深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十五年始南還。

元城論名相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李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

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矣。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作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存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爲若得。

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此
甘棠謂之萊公栢。

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
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
之肺腑。何不入白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卽
位。太后輔政。豈不爲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
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爲劉氏之禍。恐亦延及
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真宗既卽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
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
呼萬歲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
韓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
太后曰臣等又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
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炷管太后亦未安穩
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

卽曰太后焘管則衆人自焘管同列爲縮頸
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
如此

曹后初未還政韓魏公力引古以勸之云前世
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
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書
史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
其意回矣卽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

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撤坐，乃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鬪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侍中耳。」郡幾無事。

宋杜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
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之
曾公亮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
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會開門嘗有使
客亾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
從者也索之果然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畱之爲營以處日
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程明道察

其繇蓋既畱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
司文移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
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
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

程明道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
日嘗有愧於此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倒
錯決捷了人

治平四年程明道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

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器使。若以賢薦于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

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如硫。如芒。如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于參。苓。薯。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